

搖動

[二之蝕]

.. 盾 茅

動

搖

動 搖

每冊基價六 〇〇

(搖 2280)

著 者	茅 盾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50甲)
發 行 者	開 明 書 店
印 刷 者	華 義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)

1930年5月初版

83 B 96 K

1950年12月京1版(1—5000)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胡國光滿肚子計畫，喜孜孜的回家來。北風吹得他的鼻尖通紅，淌出清水鼻涕，他也不覺得他一心在盤算他的前程。剛進了大門，聽得鈴浪一響，他估準是摔碎了什麼瓷器了，並且還料到一定又是金鳳姐和太太吵鬧。他三步併作兩步的往裏跑，穿過了大門後那兩間空着的平屋，猛聽得正三間裏一個聲音嚷道：

「不給麼？好！你們是土豪劣紳，老頭子，也許明天就要去坐監，家產大家來共，大家來共！我倒沒份兒麼？」

「土豪劣紳」四個字，鑽進胡國光的耳朵，分外見得響亮；他打了個寒噤，同時腳下也放慢了，一句久在他腦裏盤旋的話——「果然來查抄了！」此時幾乎跳出他的嘴脣，他心裏亂扎扎地，竟聽不出嚷的聲音是誰。半小時前，張鐵嘴灌給他的滿天希望，一下子消得無影無蹤。他本能地收住了腳，已經向外轉身，一個尖俏的聲音卻又在腦後叫：

「老爺，老爺！」

這回，胡國光聽得明白，正是金鳳姐的聲音。他冒險似的回頭一看，金鳳姐已經走到跟前，依舊臉上抹着雪白的鉛粉，嘴唇塗得猩紅，依舊乜着眼，扭着腰，十分風騷，沒有一些兒慌張倒楣的神氣。

「麼事兒？」

胡國光定了定神，問他又看見小丫頭銀兒也躲躲閃閃的跟了出來。

「少爺又和太太鬧呢？少爺捧壞了一把茶壺，踩着腳，嚷了半天了。」

「還打我呢！」銀兒夾進來說，兩隻凍紅的手，拱在嘴邊不住的呵氣。

胡國光憋一口氣，整個的心定下來了；他沈下臉兒，對銀兒猛喝道：「要你多嘴，滾開！」他又提高嗓音，咳了一下，然後大踏步抄過平屋前的小院子，走進了正三間——他的客廳。

這胡國光，原是本縣的一個紳士；兩個月前，他還在縣前街的清風閣茶館裏高談吳大帥怎樣，劉玉帥怎樣，雖然那時縣公署已經換掛了青天白日旗。他是個積年的老狐狸。辛亥那年，省裏新軍起事，佔領了楚望臺的軍械庫，嚇跑了瑞澂以後，他就是本縣內首先剪去辮子的一個。那時，他只有三十四歲，正做着縣裏育嬰堂董事的父親還沒死，金鳳姐尚未買來，兒子只有三歲。他使着一塊鐵銀的什麼黨的襟章，居然在縣裏開始充當紳士。直到現在，省當局是平均兩年一換，縣當局是平均年半一換，但他這紳士的地位，始終沒有動搖過。他是看準了的：既然還要縣官，一定還是少不來他們這夥紳士；沒有紳士就不成其爲官。他的「鐵飯碗」決不會打破，所以當縣公署換掛了青天白日旗，而且頗有些「打倒土豪劣紳」的小紙條發見在

城隍廟的照壁上時，他還是泰然自若，在清風閣的雅座裏發表了關於吳大帥劉玉帥的議論。

但是最近的半個月裏，胡國光卻有些心慌了。這是因為新縣官竟不睬他，而多年的老紳士反偷偷的走跑了幾個；「打倒劣紳」不但貼在牆上，而且到處喊着了。省裏的幾個老朋友，也已通知他，說「省局大變，橫流莫挽，明哲保身，遷地爲安。」他不很明白省裏究竟變到怎樣，但也承認這回確比從前不同，風聲確是一天一天的加緊。

他和太太商量怎樣躲避外面的風頭；太太以爲應該先請張鐵嘴起一卦，再作道理。今天他趕早就去，結果張鐵嘴不但說「毋須躲藏」，並且以爲據卦象看，還要大發，有「委員」之份。他一頭高興，從張鐵嘴那里回來，不料兒子卻又在家裏鬧，累他老人家喫了個虛驚。

當下胡國光走進了正三間，在簷前的落地長窗邊，就被太太見了，一把拉住，就訴說兒子的不孝。廳裏正中放着一張八仙桌，也推歪了；茶壺的碎瓷片，散在地上，仰着死白色的破臉，像是十分委屈，又像是撒賴放潑的神氣。剩下那茶壺蓋子，卻還是好好的臥在茶几角。兒子鐵青着臉，坐在右邊的一張椅子裏，看見父親進來，似乎也出驚，但還是橫着眼不理。

「昨天剛擊了兩吊錢去，今天又要，」胡太太氣咻咻的說，「定要五吊，沒給，就囑罵，打了銀兒還不寬，又摔東西，我氣急了，說了他一句逆逆，他直跳起來，放了那麼一大堆的混賬話——你親自問他去！」

她擦起了羊皮襖的衣角來擦眼睛，大概她自覺得要落下眼淚來，雖然事實上並沒有。

胡國光只「哼」了一聲。他將一雙手反挽在背後，踱了幾步，小而帶凸的眼珠黑溜溜的，瞧着滿屋裏他的相貌，本就是委瑣寒帶幾分奸猾的，此時更顯得不尷不尬的非常難看。

廳裏只有胡國光的脚步声。兒子胡炳鼓起腮巴，直挺挺的坐着，翻起兩隻眼，瞧樓板。胡太太疑問的眼光跟着胡國光的脚尖兒走，也不作聲。一隻花貓，本來是蹲在八仙桌上的，當胡太太母子囑罵擲東西的時候，牠似乎也負罪的樣子，偷偷地退到長窗的地檯邊，收緊兩片耳朵，貼在頭皮上，不管事地躺着；此時牠又大着膽子慢慢的走來，挨着主母的腳邊站定，很注意的昂起了頭。

胡國光踱到第三遍，突然立定了說：

「哼！你也屬劣紳麼？老子快要做委員了。」

「你做麼事，不和我相干？」胡炳惡狠狠地回答，「我只要錢用，不給，也不打緊；我另有法兒——你的錢，還能算是你的麼？」

胡國光知道他的兒子很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；平日原也不怕，但現在卻不能不格外小心，況且也許日後要用到這班人，那就更不能不澆這個根了。他使眼色止住了胡太太口邊的話，隨即掏出一塊錢來擲在八仙桌上，說：「拿去，不許再多嘴！」又連聲喊「銀兒！」

在長窗邊，跑進來的銀兒正和胡炳撞了個滿懷；胡炳順腳踢她一下，竟自揚長往外邊去了。

胡太太嘆了口氣，看見胡國光還是一肚子心事似的踱方步。

「張鐵嘴怎麼說呢？」胡太太惴惴的問。

「很好，不用瞎擔心事了，我還有委員的顧分呢！」

「麼事的桂圓？」

「是委員從前行的是大人老爺，現在行委員了，你還不明白？」

「那不是做官麼？又得掙銀子去買。」胡太太恍然大悟的說，「做不上三天，大兵來了，又要丟了；我勸你別再勞碌了罷。」

胡國光微笑地搖著頭。他知道現在的新花樣，太太是決不會懂的，所以只是微笑地搖著頭，心事仍很忙亂地盤算。

銀兒已經把廳裏的碎瓷片掃去，胡太太移正了八仙桌，看看太陽已經移到長窗邊，該近午時了；她喚著銀兒進去，留下胡國光一個人在八仙桌邊打旋。

前進的平屋裏，忽然傳來吃吃的笑聲，又似乎有兩個人在那裏追逐的腳音；俄而，笑聲中找出「你敢？」兩個字來，又尖，又俏，分明是金鳳姐的口音。

胡國光想不下去了，他滿腹狐疑，順腳走出廳來，剛到了院子裏，迎面進來一個人，叫道：「貞卿哥，原來你在家。」

這人是胡國光的姨表弟王榮昌，就是王泰肥京貨店的店東。

胡國光招呼過了，正要讓進廳裏坐，金鳳姐也進來了。她的光頭髮顯然有些亂了，襟口的白臉漲成了豬肝色，而假洋緞的棉背心的大襟上竟有一大塊揪皺的痕跡。她低着頭進來，似乎還在喘氣。

「剛才你是什麼？合誰嘻嘻哈哈的？」胡國光劈面喝問。

「嘻嘻哈哈？誰個？你問王老爺！」

金鳳姐撅起嘴，很不敬的說；也不看胡國光，就走了進去。

胡國光詫異地看着王榮昌。這個小商人，一面走邊廳裏，一面說：

「貞卿哥，你的阿炳太胡鬧了。我到府上門前時，他正攔着金鳳姐，逼到牆角裏，揪揪扯扯的——你不是早把金鳳姐收做小了麼？」

王榮昌一面就坐，還搖着頭說：「不成體統，不成體統！」

「並沒有正式算做姨太太。」胡國光也坐下，倒淡淡的說。「現在變了，這倒是時髦的自由戀愛了。」

「然而父妾到底不可調戲。」

「榮弟，今天你難得有空來談談。」胡國光乾笑一聲，轉了話頭。

我們要知道王榮昌是一個規矩的小商人，輕易不出店門的。今天特來拜訪他的表兄，正有一件大事要商量。從前天起，縣黨部通告，要組織商民協會，發一張表格到王榮昌店裏，那表上就有：店東何人，經理何人，何年開設，資本若干等等名目。而「資本若干」一條，正是王榮昌看了最喫驚的。

「你看，貞卿哥，調查資本，就是要來共產了。」在敘明了原委以後，王榮昌很發怒的說。

胡國光凝神在想，搖着頭，在空中畫了個半圓。

「也有人說不是共產，只要我們進什麼商民協會，去投票。月底就要選舉什麼委員了。貞卿哥，你知道，我這人，只會做生意，進什麼會，選舉，我都是不在行的，我最怕進會，走官場。」

王榮昌現在幾乎是哭喪着臉了。一個念頭，突然撞到胡國光心上。

「你不進會又不行，他們要說你壞了章程呢！」胡國光鄭重地說。

王榮昌苦着臉，只是搖頭。

「共產是謠言，商民協會非進不可的。你不出面或者倒可以。」

「可以找替手的麼？」王榮昌忙低聲問。

「現在通行的是派代表，你為什麼不能派代表？自然可以。」

「好極了，貞卿哥，拜託你想個妥當的辦法；我們至親不吝氣。」

「榮昌極密切的說，這個可憐的人兒現在有點活氣了。」

胡國光閉目一笑，張鐵嘴灌他米湯時的面容，又活現在眼前了。他突然衝動一件心事，開了眼，忙說道：「幾乎忘記叮囑你，榮弟，你以後千萬不要再叫我貞卿了，我已經廢號。我也不叫做「胡國輔」了，現在我改名「國光」以後，只叫我國光就是。」

「噢，幾時改的？」

「就是今天。」

王榮昌張大了眼，很詫異。

「今天我去請教個張鐵嘴——斗筭閣下的張鐵嘴。他用心替我起一卦，斷定我還要發跡，有委員之望。你想，要做委員，我這『國輔』的名兒，就有封建思想的臭味，決定不行，所以改名『國光』。張鐵嘴拆這『光』字，也說極好。我現在是國光了，你不要忘記。」

「哦，哦。」王榮昌似懂非懂的點頭。

「相書上也有委員麼？」他又出奇的問。

「大概沒有。但官總是官，官場中有委員，張鐵嘴的嘴裏自然也有了。」

王榮昌恍然大悟似的又點着頭。

「至於你的事，我還不幫助麼？但是，先有一件，我得先看過那張表，總有辦法。」胡國光微微笑的繼續說，似乎頗有把握的樣子。

「看表容易，只是還有那商民協會，我說不上來，最好去找着陸慕游，他是一本賬都熟在肚裏。」

「陸慕游？」胡國光側着頭想。「是陸三爹的兒子罷？他居然不做少爺，來辦地方上的事了。」

「表在店裏。」王榮昌抓住了說。「貞卿——哦，國光哥，眼前你沒事的話，就請到敝店裏喫飯，帶便看

那張表。」

胡國光當然沒有什麼不願意。對於這件事，他素已成竹在胸。

二

但是直到掌燈時分，胡國光還沒回家，這是最近一個月外面風聲不好以來從沒有過的事。胡太太因此頗着急了。

金鳳姐也是心不安定；她知道胡國光是和王榮昌同出去的，而王榮昌卻又是清清楚楚看見胡和她廝纏的情形，她料來這老實的王老爺一定是什麼都說出來了。她回想當時的經過：胡固然膽大，自己也有心撩撥；胡摸她的奶，勾住她的頸頸親嘴的時候，她還斜着眼微笑。王榮昌都看得明明白白的。他準是一五一十告訴了老頭子了，這還了得！

金鳳姐臉上熱烘烘了。她記得胡說：「你總是我的。現在外邊許多當官當司的姨太太都給了兒子當老婆。」她彷彿也聽什麼人說過：官府不許人家有姨太太，凡是姨太太都另外嫁人，或者分給兒子。這果然是胡今天敢如此大膽調戲的原因，也是她自己竟然半推半就的原因。胡垂涎金鳳姐，不是今天開始的；以前也捉空兒和她廝纏過幾次。但那時金鳳姐怕老爺，所以總沒被胡碰着皮肉。而胡也還怕老

子，不十分敢。近來，不但胡炳常說「現在老子管不着兒子了」，並且今天的事就證明老子反有點怕兒子。這又是金鳳姐敢於讓胡炳攔住了摸奶親嘴的緣故。

然而金鳳姐是粗人，不識得一切的新潮流，她又不比胡炳在外面聽得多了——雖然他也是個一竅不識的渾人，所以金鳳姐回想起來，還是有些怕。

晚上九點鐘光景，胡國光方才回到家裏，臉上略紅，頗帶幾分酒意。

胡太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外邊風聲好些麼？」

「不要緊。我已經做了商民協會的會員，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只要稍爲運動一下，委員是拿得穩的。」胡國光十分得意的說。

王榮昌不敢出名做商民協會的會員，已經請胡國光代替。他們填報的表上是寫着店東胡國光經理。王榮昌資本貳千圓。

胡太太不大懂得胡國光的事，但看見他神色泰然，亦就放了心。

「阿炳還沒回來呢！」胡太太第二樁心事來了。

「隨他去罷。這小子也許會混出個名目來！」

金鳳姐懷着鬼胎，侍候胡國光直到睡；他竟沒追問白天的事，然而像在盤算什麼事，竟例外的不大理會金鳳姐的撩撥，翻了一陣子身，就沒有聲息了。金鳳姐蜷伏在這裏，黃臉人兒的身邊，臉上只是一陣一陣

的發熱；長懼的心理，與本能的衝動，在她全身內翻騰作怪。白天的事，不知怎的，還是掛在她眼前，不肯隱滅。她迷惘中看見胡國光張開了大嘴，直前擁抱她，喊道：「縣官已經出了告示，你是我的！」……

第二天，胡國光着手去實現他的計畫。昨天他已找過了陸慕游，談的很投機，已經約定互相幫忙。胡國光原也知道這陸慕游只是一個執棒子弟，既沒手腕，又無資望，請他幫忙，不過是一句話而已；但胡國光很有自知之明，並且也有知人之明。他知道現在自己還不便公然活動，有些地方，他還進不去，有些人，他還見不着，而陸慕游卻到處可去，大可利用來刺探許多消息；他又知道陸慕游的朋友，雖然儘多浮浪子弟，但也有幾個正派人，都是他父親的門生，現今在本縣都有勢力，要結交這般人，則陸慕游的線索自不可少。還有一個念頭，說來卻不高明了，在胡國光亦不過是想想而已；那就是陸慕游還有一個待字深閨的妹子，陸慕雲，是遠近聞名的才女，能繼承她父親的家學。

但是我們要記得，胡國光卻不是胡炳那樣的渾人，他是精明老練的，他服膺一句古話：「飯要一碗一碗的喫。」他現在確是把「才女」完全攔開，專進行他所以交結陸慕游的第一二原因。而況商民協會選舉日期已很迫近，只剩了十天的寶貴時間，他還能够不加倍努力麼？

奔走幾天的結果，胡國光已經有十三票的把握；選舉會的前一天上午，他又拉得兩票，但是就在這一天，他聽得了一個不好的消息，幾乎跌到冰窖裏去。

這消息也是在消息總匯的清風閣茶館裏得來的。因為早約好了一個幫忙投票的小商人到清風閣

面談胡國光獨自在那里喝着茶等候。其時正是午後一點鐘差幾分，早市已過，晚市未上，清風闌，蟲鳴落落，地只有三五個茶客。有兩個胡國光所不認識的青年人正在議論商民協會的選舉，胡國光悄悄聽，聽得其中一個說：

「有民協會執行委員也有人暗中運動當選，你說怪不怪？」

「執行委員，縣黨部早已指定了，」一個回答，「本來應該指定，也讓那些運動鑽謀的人得一教訓！」胡國光大嘆一驚，並非爲的這兩位的談話似乎是在罵他，卻因爲執行委員既係指定，他便沒有指望了。他惘然狼顧左右，覺得並無可與言的人，便招呼跑堂的給他保留着那壺茶，匆匆忙忙的出了清風閣。他是個會打算的人，又是個有決斷的人，他要立刻探聽出「指定」之說，是否確實；如果屬實，他就決定要在未選舉時和他的所有的「搭橋人」毀約，因爲他拉來的票子，雖然一半靠情面，但究竟也都是許了幾個錢的。

第一著，自然是找到了陸慕游。先問個明白，但白天裏要找陸慕游，確是一件難事；這野鳥，不到天黑不回家。然而選舉會卻是明天下午二時準開的，不是今天把事情辦妥，明天是什麼都不用辦。當下胡國光料來陸慕游未必在家，便先到一個土娼家去找；正走到聚豐酒館門前，瞥見一個穿中山裝的少年和一個女子走了出來，那女子照在胡國光面前，比一大堆銀子還耀目。不幸此時胡國光心事太重，無暇端詳那女子，獨自迎着少年叫道：

「呵，朱同志，久違了，很忙罷？」

胡國光和這位少年相識，是最近四五日內的事，也是陸慕游的介紹。少年名朱民生，看去不過二十二三，姿容秀美，是縣黨部的候補委員。陸慕游曾在胡國光前極力誇飾朱民生是一個好心熱腸有擔當的人物，但在胡國光看來，不過是一個「無所謂」的青年。

「今天不忙，你到那去？」朱民生回答，他挽住女子的右臂，放慢了腳步。

胡國光覺得這是一個機會，搶前一步說：

「我要找慕游商量一件事，正沒處去找呢。朱同志，你知道他的蹤跡麼？」

少年迴眸看了女子一眼，微微一笑；他的紅噴噴的豐腴的面頰上起了兩點笑窩，委實很膩媚動人，不愧為全城第一美男子。

「陸慕游麼？你不用找了，他今天有事，」朱民生說，還是帶着微笑。「也許我們可以碰到他，你有什麼事？要緊麼？我替你轉達罷。」

「事體並不算很要緊，但我既然知道了，不能不告訴他。」

「哦，那麼，停一刻我看見他時，就叫他先來找你罷。」

女子早已半面向左轉，將一個側背形對着胡國光；她還不耐煩的表示，使得朱民生也提起腳要走了。胡國光料到朱民生他們和陸慕游一定有約，說不定此去就是赴約，所以轉達一層，倒很可靠；但他此

時一轉念間，又得了個新主意，他趕快挪上半步，低聲說：

「我聽得明天的商民協會選舉，黨部已經指定了五個人叫大家通過；就恐怕陸慕游沒知道，我所以要特地告訴他。」

「是指定三個，選舉兩個，」朱民生「無所謂」的說，「就是這點事麼，我告訴他就是了。」

胡國光的眼前突然亮起來，「選舉兩個」還有希望，但也不無可慮，因為只有兩個朱民生，那女子走離十多步遠，胡國光方纔從半喜半憂的情緒中回復回來。他方纔嗅到一股甜香，他很後悔，竟不會招呼朱民生的女伴，請介紹；甚至連面貌服裝也沒有看清。朱、胡、張，一至於此，真是何等的可笑呵！

他禁不住獨自微笑了。究竟胡國光是自笑其張皇失措呢，抑是爲了「還有希望」？作者還不大弄得明白；總之，他確是掛着微笑，又走進了清風閣。

一小時後，胡國光冒着尖針似的西北風，回家去了。他的臉色很愉快。坐茶館的結果，他的統計上又增加了一票，一共是十八票了！十八票說多是不多，說少也不少。可惜名額只有兩個，不然，他的委員簡直是拿穩了。而現在……？但是他失望。他知道怎樣去忍耐，怎樣去韌幹。在愉快的心情中，他想到：即使十八票還不當選，目前果然是失敗了，但十八票不當選，也還是一種資格；從此可以出頭，再找機會，再奮鬥；只要你肯幹，耐煩的幹，這世界上難道還少了機會麼？

胡國光是如此的高興，回家後竟允許給金鳳姐做一件新羊皮襖過年；並且因爲前天金鳳姐擅自舉